

千年农耕藏时序,寿春古壤焕新生

吴 曩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征文(第三季)

一个天清景明的日子,我来到寿县二十四节气馆。刚进入序厅,夺目的裸眼3D巨大屏幕从二楼横空而下,流光溢彩。随着光影变幻,清明的杏花微雨、寒露的蒹葭絮霜、大寒的雾凇苍雪泼墨般晕开,瞬间把我带入节气更迭的时空之中,感受它的无穷诗意与美感。

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,历史上四次为都,十次为郡,是楚国文化八百年最后二十年的国都。寿县文化底蕴深厚,不仅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、豆腐的诞生地,还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二十四节气馆坐落于寿县古城西大街,是一幢红墙黛瓦、飞檐翘角的三层仿古建筑,建筑面积7830平方米,布展面积约5300平方米。场馆正门前面是宽阔的文化广场,与重关叠嶂的孔庙建筑群连成一片,气势恢弘。

煦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落下来,为二十四节气馆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。馆内屹立着二十四根高大的柱子,每根都雕刻着一个节气的名字,从立春到大寒,依次排列;设有四大主题展厅、飞行影院、全域剧场等多元化体验空间,形成历史文化科普与数字科技体验的融合范式,2025年1月16日开馆,成为长三角文旅的新地标。

馆展以“何以节气——亘古华夏与广袤天地的时空对话”为核心,通过四大主题板块,从物候、历法、农耕等不同维度,运用多种方式演绎,深度挖掘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,全方位呈现二十四节气的时序之美。

一楼第一主题展厅“观时知序”,通过天文星象模型与数字投影,让我们了解到节气与物候、历法的关系,感受古

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探索。

在中国古代,节与气有着明确的区分,每个月均以一节、一个气为标志。月初的称为节令,月中的称作中气,合称二十四节气。

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演变,经历了漫长的推研过程。早在商周时期,古人就通过观测日影和四方风划分四季。战国时期的《吕氏春秋》,记载了立春、夏至等八个核心节气的名称。大约公元前139年,身处寿春的西汉淮南王刘安,带领他的团队利用圭表测量,以北斗柄指向、太阳运行等为依据,以北斗柄每旋转15度就对应一个节气,太阳周年旋转360度就被均分成了24等分,从而奠定了二十四节气的框架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第一次系统、完整地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和它们的天文定位。公元前104年,汉武帝命邓平等八人制定《太初历》,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官方历法,标志着节气文化的正式确立。南北朝时期,人们又补充了七十二候的内容,唐宋以后,节气逐渐发展出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。

秦岭—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气候、地理分界线,寿县正处在这一分界线附近,而《淮南子》对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具有重要意义,因此,寿县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

在天文星象模拟室,穹顶似倒悬的星盘,二十四道光束对应节气方位。轻轻拨动北斗指向,夜空苍龙飞舞,星斗满天。当荧幕映出《淮南子》竹简上“日行一度,十五日为一节”的篆字时,我们发现:原来两千多年前刘安及其门客观测的星辰,与我们凝望的是同一片星空。

拾级而上,步入二楼的第二主题展厅“依时而耕”。它通过农耕器具、绘画、谚语和场景还原,展示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的智慧,让人体会到“春耕秋收”的艰辛与喜悦。

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,二十四节气就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立春天气暖,雨水粪送完,惊蛰多栽树,春分犁不闲,清明点瓜豆,谷雨要种棉……”二十四节气犹如有节律的鼓点,指导人们依据四季、气温、降雨、物候的变化,顺应农时,进行耕种、灌溉、施肥、收获,以求五谷丰登,正所谓“种地种地,全凭节气”。

农耕用具是农耕文明的承载物,这里展出了耒、犁、耙、水车、石碾等各种农具,从石制的到木制的,再到铁制的,向我们讲述着中国漫长农耕文明的变迁历史,展现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。

繁体的“農”字,上半部仿佛丛林中的一块田,下半部像是人手持农具在田间耕作,整个字透露出劳作的艰辛。我们看到,投影中的老农披蓑戴笠,扶犁而耕,白茫茫的水波在他身后起伏,生动再现“雨足高田白,披蓑半夜耕。人牛力俱尽,东方殊未明”的劳动场景。

在此处,你也可以操纵犁具与鞭子,调整耕作方向与耕地深度,控制屏幕中的耕牛,亲自体验传统耕作的过程。转角处,孩童们正用粘土捏制“谷雨”的蚕匾,木槌击打新麦的脆响与电子屏中蝉鸣相和。

同处二楼的第三主题展厅“循时矩行”,以祭祀礼器及民俗场景复原,聚焦节气与文化、哲学的交融,揭示节气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。

在两千余年的传承中,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都衍生出独特的文化民俗,它们如同基因一般,深深融入国人的文化血脉里。清明祭先祖,小暑簪茉莉,秋分玩火把,立冬送寒衣……一帧帧画面配合文字介绍,依次展现每个节气之下的礼祭、节日民俗及休闲娱乐活动。

在这里,我们还看到:人们根据节气气候的变化,顺时养生,创造出适合不同节气的美食,“立春吃芽菜肝胆,夏

至吃面胃肠汤,秋分螃蟹正肥鲜,冬至补阳吃汤圆……”,这其中就包括闻名遐迩的寿州美味:豆腐、油馍、牛肉汤、凉面、馄饨、大救驾。

二十四节气还始终贯穿着“天人合一、顺应四时”的哲学思想,不同节气饱含着不同哲思,比如“四立”,“立”即开始,当立则立,不可迟疑;“芒种”,一“收”一“种”,人生大事也不过就是“种”和“收”,有种才能有收;“小满”,“麦粒渐满”的状态,“适度”“知足”,不追求极致的圆满,这才是人生的最佳境界。

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二十四节气,是人类农耕文明的瑰宝,被国际气象界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,2016年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再上一层楼,来到第四主题展厅“与时共生”,这里运用CG特效与AI技术,展示了节气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,让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。

二十四节气的形成,是人类坚持不懈对自然探索探索的结果。以器观天,叩问苍穹,人类对自然探索的脚步从未止步,从陆基观测到空基观测又到天基观测。屏幕闪烁,中国现代探测器嫦娥探月、天问一号、羲和卫星,已飞向遥远的太空,《淮南子》中的飞天想象早已变成现实。未来,人类将实现与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共处。

展室中,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也赫然在目。它始建于1955年,是全国重点国家气候观象台之一,曾先后参与淮河流域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、底层大气通量与降水研究、中美合作大气辐射综合观测试验研究等多项科学试验。

走出展馆,空气中飘散着草木与谷物的清香,耳畔仍然回响着孩子们有节律的清脆吟唱: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……”在这生生不息的农耕歌谣传唱声中,寿春大地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景。

□诗 歌

小 满 赋

赵常鸿

时临孟夏,节届小满。和风拂面,细雨滋润。万物渐盈知守度,四时顺序合天然。地钟江淮灵气,境涵皖赣清妍。悟盈亏之天道,明谦谨之事缘。

中煤拓业,新集扬帆。深凿岩层,采乌金而济世;稳司机杆,输火电以振寰。昼砺精工,力促提质增效;夜拔壮志,同祈企睦民安。常怀能源报国之心,勇担央企强邦之担。固守安全为本,突出绿色为先;秉持清洁兴业,笃行高效登攀。

□散 文

爱,从来没有走远

盛 静 苏 强

“今天天气真好,咱们一家人,好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。”阳光从老房的窗棂斜照进来,落在蔡大妈布满皱纹的手上。这话说得平常,却是这个家等了太久的一个晴天。

谢家集区抖音短剧《家住蔡家岗》,就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讲起。一间老房子要拆,一家人心里的结,慢慢解开了。而那条看不见的线,从头到尾,都是爱。

大姐谢新萍,日子过得紧巴巴,却总把家弟的事扛在肩上。妈妈问她是不是又给弟弟钱了,她只说:“没事。”这两个字,说得丈夫心冷了,小家散了。后来她丈夫住院也瞒着她,两人扛到最后,丈夫只说了两个字:“成了。”好在,最难的日子他们一起走过来了。

二姐蔡新敏,小时候被送到乡下寄养,仿佛被忘记了。老房子要拆,她想要自己那份钱,不是贪,是想为自己争取一次。她说“拆迁这事,您不能偏心”时,眼里没有恨,只有一个被亏欠多年的孩子的倔强。后来她放下了,拿出钱来说不能把家拆散,给孩子取名“春申”——那是家乡的湖,是根的方向。

弟弟谢新矿,三十多岁,花着姐姐们的血汗钱还觉得天经地义:“就我一个儿子,不给我给谁?”但总会愧疚。他站在病床前说出“我也不能老指望她们”时,那句话很轻,却是他学着站起来的开始。这不是突然长大,是爱把他从任性里叫醒。

蔡大妈早年丧夫,一个人扛过一百斤钢坯子,把孩子们拉扯大。拆迁来了,她不肯签字,怕家散了。她说:“你爸走那年,以为这辈子过不去了,这不是过来了吗?”这不是固执,是爱让她撑了那么多年,也是爱让她终于学会了放手。

最动人的是大姐那一跪。这一跪,跪出了撑不住还在撑的辛酸,也跪出了

□小小说

金 老 放 鸟

陈 琦

十几年前,矿工金仲亮退休。性子平和的他,日子过得比矿上井架的天轮还顺溜。只是过罢年,一桩心事总搁在心头:养了近十年的五只鸟儿,该留还是该放?

金老在矿上干了大半辈子,不烟不酒,嗓子亮堂,底气十足。年轻时采掘开一线都干过,每每升井回家,走到房道口总要吼上几声。他常说,嗓一嚎,浑身舒坦。家里金婶听见歌声,便招呼闺女端菜盛饭,笑着念叨:“咱家歌唱家回来了。”

他这随口一嚎,还真嚎出过名堂。那年中国煤矿文工团来矿区慰问,互动环节他胆大,小跑上台,和歌手黄鹤祥合唱了一曲《九妹》,唱得有模有样,下台前还大方和观众致意,一点不怯场。

退休后,金老迷上养鸟。一只百灵、一只画眉、一只红颧额、一只白头鹇、一只绣眼,个个身形精巧、羽色鲜亮,善鸣爱叫,鸣声婉转悦耳。尤其是那只红颧额,能模仿蟋蟀、金铃子、油葫芦的叫声,几可乱真。

每日上午九点,他揣上水杯,挑着鸟笼往槐树遛鸟。

林子那头,是一座旧日的矸石山,长长的斜坡到顶,三面陡坡落下。当年矿上生产时,卷扬机牵着运矸石的“歪歪车”轰隆隆爬到最高处,车斗一倾,哗啦啦,煤矸石顺着陡坡滚落,山下手持抓钩和口袋的拾炭人便一拥而上。这幅画面,深深刻在老矿工的记忆里。如今老区煤炭枯竭,矿井关停,经过数年生态修复,光秃秃的矸石山早已覆满绿植,四季青葱。

五只鸟笼错落挂在槐树枝头,百灵清脆、画眉婉转、绣眼激越,伴着金老中气十足的哼唱,小小树林成了一处天然音乐厅。

老伙计张老羨慕不已:“老哥,你这日子,神仙都比不上!”金老笑着应着,心底却空空落落的。

笼中鸟儿扑棱着翅膀,上蹿下跳,一次次想要冲破束缚,困在逼仄的方寸之间。旁人听来,鸟鸣灵动悦耳,可养鸟多年的金老,看得懂鸟儿的焦躁与不甘。这些年,老矿区早已旧貌换新颜。



桥塔与晚霞

汪向阳 摄

一开春,惊蛰的闷雷还没滚过云头,家里的老母鸡就想抱窝。奶奶说:“惊蛰未过地气寒,小鸡早抱要冻僵。晚些抱才好。”于是,她就给母鸡洗了个冷水澡,让它降降温,再用绳子吊起它的一条腿,不许它去趴窝。但绳子一松,它依然去趴,要做母亲的母鸡,浑身都像着了火,滚烫滚烫的。

奶奶只好把家里的鸡蛋都拿了出来,放在铺了软布的竹匾里,然后出门去换鸡蛋——我家没有公鸡,自家鸡蛋不能孵小鸡。奶奶每到一家,先问那家有没有公鸡,有公鸡的话可不可以换几个新鲜的受精蛋。有的家有,有的家没有,好在在一个村子转下来,二三十个鸡蛋总能换得到。

鸡蛋换好后,奶奶用篾筐和稻草做了一个很讲究的鸡窝,把挑选过的二十一个鸡蛋放了进去。母鸡一看见蛋就跳了上去,用嘴巴勾着鸡蛋果然后奶奶总能让换得到。

母鸡孵蛋需要二十一天,从此这个“准妈妈”可有活干了,它日日夜夜趴在鸡窝里。奶奶说:“母鸡翻蛋如纺纱,一夜转够十八圈。”它可不是简单地趴窝,它还时不时地翻蛋,好使每一个鸡蛋都能均匀受热。奶奶的话我将信将疑,就自己偷偷地观察,发现母鸡果然如奶奶说的那样,孵一段时间,就用嘴巴将蛋翻一翻,然后再孵,再翻。它独自忙活,废寝忘食,不知疲倦。偶尔从鸡窝里出来,也只是在窝边吃点东西喝点水,稍微活动一下身子,又赶紧回到窝里继续孵蛋。

□散 文

母 鸡 孵 蛋

周 德 梅

十天过去了,奶奶开始检查母鸡的孵蛋成果。她拿了一个手电筒放在鸡窝旁,又端来半盆水,然后将鸡蛋一个一个从母鸡肚下掏出来,对着手电筒的灯光照。灯光照射下的鸡蛋里会隐隐现出小鸡的雏形,没显现的未必就孵不出小鸡。奶奶把几个不确定的蛋放在水盆里漂洗,静静观察。这时候能发现,水里有的蛋会“踩水”(轻轻晃动),有的蛋不会“踩水”;会“踩水”的蛋里有小鸡,不会“踩水”的就是寡蛋无疑了,中午便煮给我们吃了。

被筛选检查过的蛋又回到母鸡身下,母鸡更加尽心尽责,它把每一个蛋都看成宝贝,不让任何一个受冻。奶奶也天天去查看,留意蛋的变化,母鸡的状态,督促它吃食喝水,怕它累坏了。自从孵蛋以来,母鸡肉眼可见地瘦了下来。

到了最后一两天,鸡蛋里传出小鸡啄壳的声音,“笃、笃、笃……”小鸡们用它们的小尖嘴敲击蛋壳,一下一下地敲,一下一下地啄,给自己啄出一个出生通道。“笃、笃、笃”,蛋壳破了一个洞,露出一个小尖嘴;“磕、磕、磕……”继续啄,洞口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一个小脑袋钻了出来,再努力,一双小嫩翅膀也挤出来了,最后使一股劲,小爪爪一蹬

一蹬,蛋壳被踩碎,一个圆滚滚的小身子便全部钻了出来。

最先出壳的小鸡是最强壮的。大多数小鸡都能顺利出壳,但也会有一两只困在壳里无力挣脱。我想去剥开它们,小鸡的雏形,没显现的未必就孵不出小鸡。奶奶把它们自己出来才行。奶奶打来一盆温水,把那两只蛋放在水里浸一浸,润一润,说是给它们松松蛋壳。过了一天,被松过蛋壳的一只小鸡终于出来了,但另外一只还是出不来,蛋壳上小小的孔是小鸡尽全力的结果,小孔里露出来的小嘴巴在微弱地“唧唧”叫。奶奶到底忍不住了,亲自动手,把它从蛋壳里解救了出来,这是一只顶弱的小鸡。

刚出生的小鸡软软糯糯,小脚丫朝内勾着,无法站立,身上的绒毛也湿哒哒的。不久毛干了,绒绒地支棱着,就像一团团娇黄的绒线球;它们的小脚也慢慢舒展,有了力气,一个个摇摇晃晃地撑起绒球般的小身体,半天就学会了走路。

母鸡“咯、咯、咯”地呼唤它们,好像在说:“妈妈在这呢!妈妈在这呢!快到妈妈身下来,不要冻着!”鸡宝宝偎在妈妈的身下叽叽喳喳,好像在叫:“妈妈,妈妈,我在呢!我在呢!”

“小鸡能活不能活,全靠母鸡细心磨。”看着如此负责的鸡妈妈,奶奶完全

放下心来了。

第二天,奶奶开始给小鸡投食了。投食之前,先给它们喂了一点温水,然后将一点芝麻撒给它们,之后再喂撵碎的细米。鸡妈妈一粒粒啄食,给孩子们做示范。鸡宝宝们好聪明,它们一学就会,小脑袋一点一点,也一个一个啄食起来。

天气晴暖的日子,母鸡骄傲地把它的孩子带出来散步了。它们在院子里晒太阳,绕着柴垛溜弯,在草地上磨小尖嘴,不厌其烦地在地上刨来刨去。母鸡一刻不停地守着孩子;下雨时,它会支棱着翅膀,把鸡宝宝护在身下,任雨水浇在自己身上;遇到危险,它会冲到孩子前面,脖子和翅膀上的羽毛根根乍起,对着敌人显出凶狠的气势,必要时会猛地跳起,给对方狠狠地一啄。自知理亏的小黑狗被啄了脑门,没敢吱声,夹着尾巴,惶惶地溜走了。

那只顶弱的小鸡也渐渐强壮起来。我们每天在墙角抓蜘蛛喂它,用剪刀清理它爪尖上裹着的已经凝固的泥球,免得泥球越裹越大,影响它走路。

小鸡们渐渐长大,溜达的圈子也越来越广,各家小鸡混在一起很容易混淆,于是便都给小鸡做了记号。有的人家染了洋红,有的人家染了洋绿,有的人家染了洋黄。奶奶别出心裁,把洋黄和洋绿掺在一起,给我们家的小鸡染出了鹅黄嫩绿的颜色。

岁月缓缓,小鸡一日日长大,母鸡的爱,奶奶的温柔,连同这细碎欢喜,都悄悄藏进了岁月日常里。